



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

上册

重庆出版社

607 626 27/2

出版说明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翻译组翻译。

译者有：马龙闪、陈之骅、李树柏、张瑞璇、闻一、徐顺娟、孙炯、陈绥、部彦秀。校者为：陈之骅、马龙闪、李树柏。全书统稿工作由马龙闪担任。张瑞璇负责有关资料、索引工作。段心强、徐运朴协助翻译了个别章节。鉴于本书涉及十多种外国文字，故曾得到所内有关同志的协助，在此，对这些同志一并志谢。

前 言

1871年3月18日，是建立工人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府的巴黎人民起义100周年纪念日。这个光荣的纪念日，将为整个进步人类所纪念，包括伟大的苏联人民、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其他各国人民、法兰西人民、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进步和善良的人们。

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工人政权，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总共才支持了72天，但公社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史上，在整个世界历史进步的总进程中，意义是十分伟大的。

巴黎公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并且证实，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斗争，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业已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的问题提上了历史的日程。巴黎公社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建立的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类型的新型国家的第一次尝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

本世纪初(1911年)，列宁在纪念巴黎公社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不仅法国工人，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在纪念公社的战士。因为公社不是为某种地方性的或狭隘的民族任务而斗争，而是为全体劳动人类、为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解放而斗争……”

巴黎的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公社的事业并没有死亡，这个事业至今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①

“公社的事业……至今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句精辟的话语，表达出了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二十世纪整整一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1871年巴黎工人的英雄业绩所采取的态度。

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法国工人第一次摧毁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它同时又是一种崭新的、最高的无产阶级民主形式）。这些历史经验和成就，得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缜密研究，后来，又为列宁密切关注和研究。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无论哪一个卓越的革命活动家都不曾象列宁这样，对公社的经验作过如此深刻、如此顽强和如此富有创造性的研究。

列宁从九十年代起，整个一生都在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早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期间，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唯独列宁是善于在二十世纪新历史条件下向工人阶级正确说明和评价公社意义的人。列宁不像社会民主党的国际领袖们那样，引导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去争取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引导他们去争取1905年俄国革命所创建的、巴黎公社类型的工人苏维埃国家。列宁第一个看到了巴黎公社和工人苏维埃所具有的共同本质。

列宁还从另一方面以其天才的创造力，总结了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列宁特别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公社产生在普法战争时期，而俄国革命则发生在日俄战争期间。列

①列宁，《纪念公社》，《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125页。

宁创造性地理解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含意，这就使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就十分确切地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在帝国主义大战爆发时所面临的各项任务。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列宁对倍倍尔反对军国主义的提案，提出了一项得到左派支持的修正案。在这项修正案中，明确指出必须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推翻资本主义^①。正是这项修正案，加强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列宁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众所周知，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成了以后第二国际哥本哈根大会（1910年）和巴塞尔大会（1912年）决议的基础。巴塞尔宣言直截了当地指出，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为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

在帝国主义大战之初，即在1914年9—10月间，正当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张惶失措，动摇不定的时候，列宁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公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创造性的概括，这就使他能以精确的语言，象确定数学公式似地制定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总路线。“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口号，就是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②

生活本身和1917年开始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列宁在1914年秋提出的这一口号的不朽生命力和正确性。

从1917年2月到10月，特别是在准备10月进攻期间，列宁再次以极大的注意力，研究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巴黎公社的历史。他对公社的各项成就和这个工人阶级政府的政策，作了极为仔细的探讨；他也以相当的注意力对公社的错误、失策、缺陷和弱点进行了分析和估量。列宁著名的《蓝色笔记》，是他为写作《国家与革命》所做的资料准备，而且这部著作本身就是目前人所共知的一部贯穿列宁思想的经典著作。这些资料表明，列宁是

①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59—65、66—76页。

②《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362页。

何等深刻地、满怀热忱地研究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并且用它来为革命事业服务。

就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脑，也仍然一如既往，对公社社员英雄业绩和巴黎公社本身给予了应有的赞扬。苏维埃国家正是在巴黎公社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光荣先驱。

1924年7月，在列宁逝世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法国代表团把一面巴黎公社的战旗，庄严地转交给了俄罗斯共产党莫斯科组织的代表。这面年久褪色的、带着弹孔的公社社员的旗帜，同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旗帜一起，在列宁陵墓里悬挂了多年。

公社社员的旗帜，飘扬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悬挂在列宁的陵墓里……这表明，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他们的光荣先驱——1871年巴黎公社战士联结在一起的传统和继承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苏联的历史科学，根据列宁对巴黎公社的作用和历史意义的高度评价，继列宁之后，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对研究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的经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H. M. 鲁金早在1922年就发表了第一部有关公社的马克思主义专著——《1871年巴黎公社》。从这时起，苏联历史学家进一步研究了同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产生及其活动有关的一般和个别问题。为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发表了一部集体编著的两卷本专著^①。这部专著是近年来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对苏联史学家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我们现在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的。但是，目前出版的这部《1871年巴黎公社史》，与1961年那个

^①Э. А. 热卢鲍夫斯卡娅, А. З. 曼弗雷德, А. Н. 莫洛克, Ф. В. 波捷姆金合编,《1871年巴黎公社》第1—2卷,莫斯科,1961。

版本有许多质的不同。不仅在著作的规模上不同，而且在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作了一些新的变动。编著者认为，这样安排更加符合历史主义的要求。这自然使全书变动较大，并且还写了一些新的章节。为了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编著者在准备出版这个版本的时候，既吸收了我们自己近10年来在公社史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参考了我国、法国和其它国家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科学文献。

编著者力图在这个版本中，更充分、更鲜明地反映出苏联历史学派在1871年巴黎公社史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那些根本特征。

这些特征首先是，着重研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高的无产民主的首次尝试的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特别是继列宁(他为阐述这些问题提供了许多新东西)之后，苏联史学家在分析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后来巴黎公社的活动时，力图具体地、历史地表现出它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所起的作用。同时，他们自然也很注意从1871年巴黎工人所采取的具体方式中，来研究和分析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过程。

此外，还应注意苏联历史学派一个原则性的重要特征。

苏联学者认为，1871年3月18日革命的根源和前提，以及巴黎公社之产生本身，不仅需要从民族的历史、法国的历史当中去寻找，而且需要从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过程当中去寻找。同样，他们认为，如果不单单在法国历史的范围中去研究巴黎公社，而且从公社对欧美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上去探讨和分析巴黎公社，那么，公社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就能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

按照这种明确的原则性立场，在1971年这个版本中，用重要的篇幅分析了公社前夜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同时也叙述了欧美许多国家对公社的反响。这些反响显示了公社对当时法国以外的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在此需要说明，这本书的学术筹备工作，是在E. A. 捷莉舍娃的组织下进行的。

目 录

上 册

前 言

第一编 巴黎公社的历史前提

- 第一章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公社前夜的世界 А.З. 曼弗雷德 (3)
- 第二章 第二帝国的危机与普法战争
..... Э.А. 热卢鲍夫斯卡娅 (48)
- 法国五十至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的加剧 (48)
- 第二帝国危机的加深(1867——1870) (53)
- 普法战争。法军的失败 (87)
- 第三章 1870年 9 月 4 日革命和共和国的建立
..... Э.А. 热卢鲍夫斯卡娅 (101)
- 第四章 围困中的巴黎 Я.И. 德拉兹尼纳斯 (129)
- 开始为公社而斗争 (129)
- 10月31日起义 (141)
- 1870年底巴黎的斗争 (154)

1871年1月22日起义	(163)
巴黎投降	(175)
第五章 一场新的革命在巴黎酝酿成熟	C.Б.坎 (179)
国民议会的召开。梯也尔政府	(179)
巴黎民主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斗争的新的加剧。国 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建立	(186)
巴黎的直接革命形势	(199)

第二编 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

第一章 巴黎1871年3月18日革命	C.Б.坎 (219)
第二章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革命政府	A.3.曼弗雷德 (240)
第三章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的第一批法令。公社 是一个新型国家	Φ.А.赫伊费茨 (299)
第四章 1871年4月的国内战争	(315)
4月2日凡尔赛军队向巴黎进攻和4月3—4日公 社社员向凡尔赛进军	C.Н.克拉西利尼可夫 (315)
公社4月间的活动	Φ.А.赫伊费茨 (330)
在通往巴黎的要冲上的军事行动和4月的组织防御	C.Н.克拉西利尼可夫 (356)
公社政府机构的改组	Φ.А.赫伊费茨 (371)
公社与4月间巴黎的群众团体	Φ.А.赫伊费茨 (388)
第五章 5月的保卫战	(394)
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成立和公社内部的派别斗争	A.И.莫洛克 (394)
5月初军事行动的进程	C.Н.克拉西利尼可夫 (411)
公社内派别斗争的加剧	A.И.莫洛克 (418)
凡尔赛分子进入巴黎	C.Н.克拉西利尼可夫 (454)

下 册

第六章 公社时期的文学与艺术	(469)
巴黎公社的文学	Ю. И. 达尼林 (469)
巴黎公社时期的戏剧	Ю. И. 达尼林 (477)
巴黎公社时期的造型艺术	Н. Н. 卡莉季娜 (486)
第七章 巴黎公社的新闻报刊	С. М. 马涅维奇 (501)
第八章 巴黎公社与法国人民	А. И. 莫洛克 (526)
公社的纲领	(526)
公社与农民	(530)
公社时期外省人民的发动	(542)
第九章 巴黎公社、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问题	М. Н. 马什金 (552)
第十章 公社的失败	(583)
5月的“流血周”	С. Н. 克拉西利尼可夫 (583)
凡尔赛的白色恐怖	А. И. 莫洛克 (593)

第三编 巴黎公社与工人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

第一章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И. А. 巴赫 (609)
第二章 巴黎公社时期的德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	В. С. 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 (631)
第三章 俄国与巴黎公社	В. С. 伊坚别尔格 (653)
1871年俄国自由主义报刊对巴黎公社的评述	(653)
公社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	(661)
俄国革命者是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672)
第四章 波兰革命者与巴黎公社	К. 维昌斯卡娅 (685)
第五章 巴黎公社在西欧各国的反响	(699)

英国与巴黎公社	Φ. Γ. 里亚鲍夫 (699)
瑞士工人运动与巴黎公社	K. Э. 基罗娃 (709)
比利时与巴黎公社事件	E. B. 鲁比宁 (715)
巴黎公社与荷兰	H. B. 捷尔-阿科皮亚 (726)
卢森堡工人与公社	M. H. 马什金 (729)
巴黎公社在丹麦的影响	A. E. 科罗捷耶娃 (731)
第六章 巴黎公社在南欧的反响	(737)
意大利与巴黎公社	B. E. 涅夫列尔 (737)
西班牙社会运动与巴黎公社	H. Ю. 科勒平斯基 (758)
第七章 巴黎公社在中欧和东南欧的反响	(764)
奥地利与巴黎公社	B. M. 图罗克 (764)
巴黎公社对匈牙利工人和革命运动的影响	
	T. 埃列尼 (777)
捷克工人运动与巴黎公社	Z. 肖列 (785)
保加利亚报刊对巴黎公社的评价	C. A. 尼基京 (790)
巴黎公社在罗马尼亚的反响	
	Π. 康斯坦丁内斯库-亚希 (795)
南斯拉夫的进步评论与巴黎公社	B. Γ. 卡拉谢夫 (801)
第八章 美国的工人运动与巴黎公社	
	M. C. 阿利佩罗维奇 (808)
第九章 列宁与1871年巴黎公社	
	B. A. 杜纳耶夫斯基 (822)
第十章 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和传统	A. 3. 麦弗雷德 (850)
人名索引	(877)

第 六 章

公社时期的文学与艺术

巴黎公社的文学

在巴黎公社存在的72天中，它的文学艺术尚未来得及发展起来。公社的报刊曾登载过原欧仁·苏的文学秘书P.韦济尼埃（1826—1902）描写法国外省反对十二月政变或揭露第二帝国宫廷秘密的讽刺小说，还刊载过欧仁·苏的一部未曾发表过的关于十二月政变的受害者的中篇小说《雅纳和路易丝》，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作家所著的长篇或中篇小说，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随着公社的毁灭而停止发表了。当然，在革命的日子里，产生最快的政治抒情诗已经问世：连前线的战士们和俱乐部的著名歌手们也写出了新的歌曲（例如由P.比达尼、伊什—韦尔和A.路易创作的《国际歌》），战壕里、街头和音乐会上都在演奏这些歌曲，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在公社的报刊上发表过，或者以传单的方式印行过。在公社社员的刊物上，也曾发表过一些反对凡尔赛的讽刺诗文。

后来，在囚满公社战士的凡尔赛监狱中，出现了大量充满街垒战斗热情的抒情诗歌。在这些火一般的抒情诗歌中，对凡尔赛胜利者的愤怒诅咒，为失败的革命和牺牲的同志而感受的悲痛，同向凡尔赛刽子手报仇而呼唤新的革命的热情号召交织在一起。例如路·米歇尔（1830—1905）的诗歌就是这样，她的诗歌一部分

收入了《经过生活》^①这个诗集中，一部分收藏在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②的米歇尔档案中。在狱中出现了以囚禁的公社社员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歌，如《萨托里之歌》，它仿佛是囚徒们的一种讽刺性的小报，或者一些合唱诗。公社诗人克洛维斯(1851—1907)的诗作《我们在狱中歌唱什么》，再现了这些抒情诗歌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诗人和剧作家加·克列美(1836—1871)在狱中等待处决时，创作了不少诗篇和五幕诗剧《热月九日，或罗伯斯庇尔之死》，诗剧的最后一幕是由C.于格完成的。^③

在新喀里多尼亚流放地，公社社员的文字活动还继续存在。路·米歇尔和H.布里萨克(1823—1906)的大量诗歌被保存了下来，在这些诗歌中，一部分是充满忧郁情绪的感伤抒情诗，一部分是对苦役犯艰难生活和繁重劳动的写照，还有一部分是公社社员心灵中最珍贵的对新公社的热望之歌。在流放地，路·米歇尔、H.鲍威尔(1851—1915)和Ch.西蒙-梅耶为公社社员创办的剧院写作了一些话剧。路·米歇尔和科纳格人(新喀里多尼亚的土著居民)相处得颇为亲近，她搜集了他们的民间创作，后来也都发表了^④。在流放中，公社社员们出版了报纸、杂志、画报，上面刊有他们的诗歌、故事、随笔，甚至还有戏剧论战文章。许多社员写有日记、公社回忆录和其他文学作品。

巴黎公社最大的诗人是欧仁·鲍狄埃(1816—1887)。鲍狄埃是一个工人之子，早在1831年当他只有14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一个短小的诗集《少年诗神》，赞美七月革命和自由，这本诗集是他献给贝朗瑞的。三十一四十年代，他参加了共和运动，和空想

①路·米歇尔：《经过生活》(L. Michel, A travers la vie)，巴黎，1888。

②诗歌译文见《1871年巴黎公社诗选》，莫斯科，1948。

③剧本发表在克列美《遗著》(G. Crémieux, Oeuvres Posthumes)中，巴黎，1879。

④路·米歇尔：《科纳格人的传说和武功诗》(L. Michel, Légendes et chants de gestes Conaques)，巴黎，1885。

社会主义的代表们——起初和新巴贝夫主义者，后来又和傅立叶主义者接近。鲍狄埃以热情洋溢的诗歌响应1848年的二月革命，但当他目睹人民的期望受骗后，便参加了1848年的六月工人起义。

在第二帝国时期，鲍狄埃尚未摆脱空想：在他看来，工业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有助于保证人们在各阶级的兄弟团结中，通过和平的道路走向美好的未来（《展览会》，1861）。但是六十年代的其他一些诗歌证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不可调和的仇恨。这时，鲍狄埃是一位绘制印花布的画师，他和作坊中的其他艺术技工一起参加了第一国际。

鲍狄埃对普法战争持否定态度。但当第二帝国崩溃之后人民群众起来捍卫已经成立的共和国时，他创作了一系列热情的爱国主义诗篇，号召法国人为了保卫祖国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忘却阶级纠纷。但是，“国防政府”的叛卖和反人民的活动使诗人清醒过来，他歌颂1870年10月31日起义，并且坚决投身到革命民主斗争中。

巴黎公社一成立，鲍狄埃就是公社文化生活的积极活动家。在艺术家联合会第二次组织会议上，他宣读了筹备委员会关于艺术的宗旨和任务的报告，并当选为艺术家联合会委员。补选时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2区区政府。诗人和古斯塔夫·勒弗朗赛并肩战斗在公社的最后的街垒上，后来，他把自己的著名歌曲《国际歌》献给了勒弗朗赛。

如果说在1848年6月起义被击溃之后，鲍狄埃曾经有过沮丧情绪，那么，当1871年6月他在巴黎处于地下状态创作《国际歌》时，则完全为另一种情绪所支配。鲍狄埃在这首歌中唱出了对无产阶级未来胜利的坚强信念。在公社的日子里，鲍狄埃看到，自从1848年起，工人阶级已大大地成长壮大了，它已经永远抛弃了以前的空想，不再寄希望于上帝、仁慈的凯撒和花言巧语的讲台，

而且觉悟到救星就是自己的双手，只有工农，只有“伟大的劳动的党”，才有权占有地球上的全部财富。

列宁写道：“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①

鲍狄埃的著名的歌词只是到1889年才得以发表，次年，比利时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给它谱了曲。1889年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盖得派第一次演奏了这首歌曲，从此，它便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歌曲。在苏联，《国际歌》是共产党的党歌。

鲍狄埃被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他逃往英国，1873年又转赴美国。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如短诗、十四行诗、长诗和信札中，都反映了美国社会矛盾的加剧。列宁指出：“1876年在放逐当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②在这篇为1876年在费城开幕的工业展览会而创作的诗篇和另一篇纪念美国工人党诞生的诗篇中，鲍狄埃热情号召无产阶级为继承1871年革命者的光荣事业、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主义斗争。

早在英国逗留期间，鲍狄埃就开始写作巴黎公社诗集。在一篇优美的抒情短诗（《难道你一点不知道？》）中，诗人向大自然和宇宙诉说了公社社员的意向和斗争。短诗《白色恐怖》是以反面脚色独白的手法构思的；在这首短诗中，鲍狄埃描绘了凡尔赛分子吃人生番的庆典，这些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不能斩尽杀绝所有公社社员。在长诗《巴黎公社》中，诗人再现了3月18日革命的形象：他叙述了它的历史前提，它的意向，并且满怀无穷的爱情讴歌公社战士。长诗的各个章节表现出了抒情的情感和富有表现力的

^①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10页。

^②同上。

简练语言的力量。鲍狄埃在诗中痛苦地回忆起由于公社社员的仁慈而犯的致命错误，激动地叙述了凡尔赛分子的暴行，以巧妙的蔑视讥讽了胜利的资产者在所有庙宇中祈祷的神灵，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神灵保佑了他们称之为“秩序”的社会混乱。

在八十年代所写的诗歌，如《一切还没有变》、《公社的痕迹不可磨灭》、《她并没有死亡》、《巴黎公社社员纪念碑》、《被掩盖的墙》等篇中，鲍狄埃始终不渝地认为，公社是一次力图解放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虽然怀着切骨之恨千方百计去扼杀它，然而公社的事业却是不朽的。

鲍狄埃按其革命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忠诚，按其国际主义和对科学的深刻信念，他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他已经接近于把公社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诗人称公社社员为“穿蓝色短衫的专政者”）。他写道：“你，无产阶级群众，应该成为国家，应当成为法律！”（《人民之路》）。

劳拉·拉法格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鲍狄埃的诗歌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革命诗歌，我们这一代的法国人可以以此为荣。”^①盖得称欧仁·鲍狄埃为“我们工人党的特尔泰伊奥斯”^②，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在法国诗坛上，还未曾有过一个艺术家如此坚定不移地，怀着这样的党性热忱使自己的创作为工人的革命斗争服务，也未曾有过一个艺术家如此坚持不懈地向工人指出了唯一正确的解放之路。

列宁称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③。诗人主张艺术负有启蒙和教育的崇高使命，他把自己的创作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而有效的宣传武器。

①《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Fr. Engels. — P. et L. Lafargue, Correspondance》）第2卷，巴黎，1956，第363—364页。

②《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1887年11月10日。

③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全集》第36卷，第210—211页。

法国直至1966年才出版诗人的全集，但是至今尚无一本详细的诗人传记。他的许多友人和崇拜者都曾作过努力，但一直未能使欧仁·鲍狄埃的祖国最终承认他是法国一位伟大的诗人。

公社的另一位无产阶级的大诗人是歌曲作家J.-B. 克雷芒^①。他出身于农村，是一个磨坊主的儿子，长期当手工业工人。他称贝朗瑞、埃热西珀·莫罗和比埃尔·杜邦为自己的文学老师。他能取得成就还有赖于古老民歌的影响和十八世纪革命歌曲的熏陶。在公社前夕，克雷芒就是一位天才的人民诗人，热情洋溢的政论家，民众集会上的卓越演说家。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后，成了公社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他参加过许多代表机构和委员会的工作，经常在会议上发表有力的演说，要求与凡尔赛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

甚至在5月28日，当整个巴黎已经落入凡尔赛匪徒手中时，克雷芒还在街垒上坚持战斗。后来，他转入地下，隐蔽了两个多月。他写道：“从5月29日至8月10日，我每夜都听到排射的枪声，我听到怎样把被捕的人带走，妇女和儿童如何呼叫。”他成功地逃到了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在流亡中，他写作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动笔写的公社回忆录，但是仅仅出了一卷^②。

克雷芒赋有巨大的现实主义才能，在诗歌方面拥有无可争辩的才华。他忠于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不象鲍狄埃那样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也不像鲍狄埃那样能深入洞察社会关系的本质并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克雷芒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受到蒲鲁东观点的束缚。因此，虽然他的题材比鲍狄埃更为广阔（在他的1885年的第一部诗集中），但是对社会题材的提炼则欠深刻。

克雷芒关于公社题材的诗歌，尤其具有一种反凡尔赛抒情诗

^①参阅俄文《J.-B. 克雷芒歌曲选》，莫斯科，1951。

^②J.-B. 克雷芒：《公社社员의 报复》（J.-B. Clément. La Revanche des communéux）第1卷，巴黎，1886—1887。